



〔法〕亨利·勒费弗尔 著

狄德罗的思想和著作

商务印书馆



2 021 8306 5

狄德罗的思想和著作

〔法〕亨利·勒费弗尔 著

张 本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85年·北京

Henri Lefebvre

DIDEROT

Les Éditeurs Réunis

Paris, 1949

据巴黎联合出版社 1949 年版译出

12/12

DÍDÉLUÓ DE SĪXIǎNG HÉ ZHÙZUÒ

狄德罗的思想和著作

〔法〕亨利·勒费弗尔 著

张 本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统一书号：2017·348

1985 年 9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176 千

印数 7,200 册

印张 7 1/2

定价：1.4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十八世纪思想社会史梗概	2
一、十八世纪的农业	3
二、十八世纪工业的发展及其后果	11
三、时代的转折	20
四、哲学家和他的群众	25
第二章 狄德罗的哲学和科学思想	43
一、初期(1745)	43
二、《哲学思想录》(1746)	52
三、《怀疑论者的漫步》(1747)	63
四、《论盲人书简》(1749)	67
五、《百科全书》	86
六、《论解释自然的思想》(1753—1754)	93
七、最后几本有关自然的著作	109
八、狄德罗和爱尔维修的争论	114
九、《生理学基础》(1774—1780)	130
第三章 狄德罗的文学著作和他的美学	140
一、发现真实：社会和社会情况	140
二、发现真实：妇女	153
三、发现真实：场所	159
四、发现真实：情欲	161
五、形式：文学体裁	166
六、形式：小说和对话	179
七、美学理论	193
第四章 狄德罗的伦理学和政治学	200

一、伦理学	200
二、狄德罗的政治思想	209
结论	219
译后记	223
狄德罗生平活动与著作年表(兆福、东尔编)	225

“多少作家只是在他们故去后很久才获得他们应得的声誉。这几乎是所有天才的命运；他们不为他们的时代所理解。”

狄德罗：《致萨丁纳先生论出版业的信》

“令人极为遗憾的事，就是人们在身后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世人在百般折磨他们的生命之后，才向他们的坟上丢下几束毫无香味的花朵。”

狄德罗：《论戏剧诗》

第一章 十八世纪思想

社会史梗概

在对狄德罗的思想和著作进行分析之前，有必要研究一下他的思想和著作的历史条件。

“思想社会史”的概念和“社会思想史”的概念极为不同，虽然前者给后者提供可靠依据，从而通向后者。

社会思想史^①常常是片面的，唯一的原因是它把社会思想和其他思想形式分隔开来，看不到它们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共同联系，以及它在一定历史时期所提出的问题。“社会思想史”一词的本身并无明确意义。我们在后文中将看到狄德罗的美学具有和他的政治和经济思想同样明确的社会内容。一个阶级的社会要求在哲学、美学和伦理学方面往往比在专门论述它本身、它的结构、它的历史和它的前途的思想方面表现得更为明确。这正是狄德罗时代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的状况。“社会思想”只不过是具有一定社会内容的思想中较为本质的一部分。思想社会史比“社会思想”史更深刻、更广泛；在把社会思想和所研究时代的其他思想表现形式联系在一起，并对一个象十八世纪那样的动乱时代竭力向我们展示的错误和失败加以评价、探索、幻想，以及对错误观点进行细致批判时，前者只是为了意识自身的存在才会去考虑后者。“社会思想”这一概念的潜在唯心主义、含糊不清和片面性意味着这一乍看起来很奇怪的现象：狄德罗正是十八世纪社会运动最明智、最有洞

^① 参阅马克西姆·勒罗瓦的：《法国社会思想史》，卷I“从孟德斯鸠到罗伯斯庇尔”，巴黎加里马尔书店1947年版。

察力的代表；而在上面援引的书中，马克西姆·勒罗瓦先生竟然没有为这位哲学家的领袖留出一章篇幅。这一意味深长的事实标志着唯心主义历史学的谬误、失败、终结；这一情况表明一个现实、一个深刻的真理：哲学家的领袖、渊博的革命和唯物主义思想家、“进步人士”的代言人和首领很少具有狭义的“社会思想”，因为他全部思想的确全都是“社会”的了！

我们先从一个常被忽略的领域——农业来考察一下十八世纪的社会结构。然后，我们再迅速地研究一下商业和工业的发展。

一、十八世纪的农业

从土地结构和农业生产的观点来看，十八世纪的特点是经历了一场极为深刻的变革，以致某些历史学家毫不犹豫地称之为“革命”^①。这个字眼说得未免言过其实了，它会把与政治革命不相同的，可分离的，纯属经济性质的革命这一有争议的概念变得可信了。的确，历史学家目睹了一场社会关系的动乱，但在这方面他是通过前几个时期较缓慢演变获得素材的，真正的革命，即 1789—1793 年的政治革命是由上述演变发展而成的。

十八世纪土地结构的特点是盘根错节的法权（法律的明文规定或习俗上的法权）：国王和领主的封建法权，村社法权、平民有产者和农民家族法权（家族村社）。

自十四世纪起，数世纪以来，“资产阶级占有”土地的情况在逐步完成和巩固，它在经营方法上也逐渐引进“一种资本主义精神”。^②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述地租^③那一章所着重指出的

① 参阅马克·布洛克：《法国农村历史的独特性质》，奥斯陆—巴黎，1931 年版，第 200 页。

② 同上书，131 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莫里托译本，卷 XIV；中译本第 47 章“资本主义地租的产生”。

一样，向领主和封建主缴付货币地租逐渐取代了在领主庄园用劳动(劳役)和产品支付地租的形式，但后者并没有完全被取消。实际有产者，即掌握着“租让给平民的采地”的农民被一种极为复杂的债务制度束缚在领地产权所有者封建领主身上，这种制度把货币地租(现金租税)和实物地租以及劳役地租混合在一起。十八世纪后半期，“封建反作用”加强了，领主法权变得愈来愈严苛，而“列举”这些法权也愈加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自由租地保有者仍然是土地的“占有者”；但这种占有和封建所有制的冲突——庄园土地属于领主，法国全国土地属于最大的领主和最大的封建君主国王——在十八世纪愈加明显，变成了无法容忍的矛盾，这是大革命的深刻原因，但一般常为人们所忽略。由于土地实际持有者即自由租地保有者既对其特定领主缴纳地租，又负担日益加重的国家赋税(公共税，捐税)，这种矛盾很快激化。当时人们意识到后一种捐税虽然可部分解释为支付国家的行政开支，但另一部分却是用于维持最大领主国王的奢侈生活。在农村，农民也意识到——其缓慢程度今天回想起来确实令人惊奇——供养封建阶级和这个阶级对社会的贡献极不协调。

土地问题的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化的领主以及收买领地的资产阶级逐渐重建或扩大封建主原有庄园，在那些土地上，他们的财产所有权并没有为自由租地保有者公认的权利所限制或所妨碍。这种领地的扩大是通过各种方式，常常是很不公正的方式得以完成的。法国农村史对此倒可详加研究。因此，除了以永久和传统租约形式使自由租地保有者沦为他们的附庸以外，封建领主们还统治着愈来愈多的租佃农场主、佃农或农工。土地集中的形势始于十七世纪初，到了十八世纪则日益加强！明显是资本主义典型的大农庄在各处出现；当然并非在贫脊的土地上，而是在适于粮食作物大面积种植的高地或平原上，如伯里，博斯，加蒂纳等

地。^①

到了十八世纪中叶，一部分领主和地主表现出一种全新的精神面貌。当然，他们不断增长的金钱需要，农民对封建租税的日益反抗以及农产品价格^②的缓慢上涨等因素在这些革新中并非无足轻重。那些封建大领主决意亲自领导他们土地的经营和改造，并要使他们的生产现代化。他们受到弗朗德勒以及英国生产方式的启发，愿意引进机器（已改良的耕犁、播种机、割草机）；取消休耕地，代之以种植饲料作物和人工牧场；引进肥料，家畜新品种，等等。

这些革新者有一个代言人，最早的就是杜阿美尔·杜·孟梭。他是加蒂纳的大地主，他于1750年发表了他的著作《土地耕作法》，这是一部可称之为“贵族改良主义”的真正宣言。此外，在同一时期，新生工业的技术人员们勘探了王国的矿产资源；铸造工场师傅们面临着燃料问题，森林状况成了国家行政部门热切关心的话题。因此，在资产阶级和贵族集团中，大自然变成了“十分时髦”的课题^③。如不了解这一变化，则无法理解狄德罗的《百科全书》适应了何种需要，也无法了解他成功的原因。狄德罗亲自撰写了“农业”条目：“农业是耕种土地的艺术，它是所有艺术中占首位的、最有益、最广泛、也许是最本质的艺术……为了有效地耕种土地，必须了解它的特性，某块土地需用一种方式，另一块土地则需用另一种方式；这块土地需种某种种子，另一块土地则需种另一种种子……如果你的土地面积较大些，你可把它分割成三块面积相等或差不多大小的田块；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让土地轮作。用三块田

① 参阅G.里兹朗：《古老法国农村制度》，153页。

② 尤其在1733年至1770年间，据拉布鲁斯：《旧制度末期法国经济危机》，巴黎，1944年版。

③ 这里不是专从经济观点来解释十八世纪的感受性，而是指出和经济发展相关连的技术和科学见解如何使观念和“高雅”意识的界线消失。

中的一块来种小麦，另一块种燕麦和人们称之为小谷物的三月麦；第三块则让它休耕；来年，你把休耕田种上小麦，把种小麦的田换种燕麦，而让种燕麦的田休耕。不要变更你土地的耕作次序，因为那是不容许的……”条目的下文则逐月地——从一月到十二月——对适于“农民耕作的方式”作了详尽说明。但接着，狄德罗概括了英国人和杜阿美尔·杜·孟梭的“新体系”，此体系是以种植块状植物（芜菁、甜菜、胡萝卜）和人工牧草（驴食草，苜蓿）、扩大畜牧业，增加肥料生产和麦田施肥量为基础的。狄德罗那永远是勇敢而机智的思想在其中相当清楚地表现出来。他描述了当时在全国仍然必需遵守、并在租约上明文规定、也为村社规章制度及习俗所要求的轮作田传统制度；他小心翼翼（“不要变更……”也就是说不要背离轮作作物必要和传统的轮换方法。），接着，他概括了全新的、颠覆性的，在和王国习俗、传统和法律毫不雷同的意义上说是革命的制度——杜阿美尔制度。确实，新的作物（块状植物）应该“避开”惯常的轮作；人工草地意味着给每个经营者带来自由，他们可摆脱不可避免的轮耕，因而，在现存法律以及实际监督土地使用的村庄面前，他们获得财产和作物种植的自由。

1777年由编订者为《百科全书》所增加的补遗中有一段令人感兴趣的文章，它至少比原文晚了二十五年，可能出自一位名叫贝居耶的人之手，他是哲学家们的弟子，狄德罗的后继者，或至少是受了他的思想启发的人：

“自上一王朝以来，英国人的典范，我国经济学作家之众多著作，一位有真知灼见的大臣^①的促进，物理学和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新发现，以及一言难尽，甚至详加阐述颇有危险的良好时机，终于使我们国家决意强调农业了。对如此高尚艺术所持偏见终被消

^① 即贝尔坦，在《拉摩的侄儿》及他处均提及他。

除,这是哲学的功劳,它大声疾呼,使人们懂得人在自然范畴中是平等的,地位不同使他们之间产生的传统差异并不能消灭这种平等;由于达官贵人已习惯于把那些对他们的欢乐是不可缺少的人们视为他们的同类,他们的理智向前迈进了一步;后来他们又将那些对他们的生活是不可缺少的人们也加以同样看待。在一位想博得乐善好施美名的君主的统治下,所有阻碍的因素终于都给排除了。”

这段摘录的确标志了哲学家们的胜利。这倒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它阐明了狄德罗深刻而隐蔽的思想,以及自1750年起他所持的立场和态度的潜在内容。

在《百科全书》第一卷问世之际,杜阿美尔的论著于不久前发表了第一册(1761年出版工作才告完成)。狄德罗和这位著名的农学家一样,成为新型农业的代言人——他同样也是技术、科学、工业发展的代言人。《百科全书》决心要成为“农村论著,”它的确如愿以偿了。狄德罗比农学家看得更远,他觉察出新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会引起社会关系的动乱。他相当明确地预见了一种动乱,所以他采取了谨慎措施,并让一位无名晚辈继承者去发展他思想上这方面的观点。

此外,我们知道《百科全书》——故意地——成为一部折衷主义作品。而只在“租佃农场主”和“谷物”条目中,魁奈才提出了重农主义者的原理:“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唯有农业才能增加这些财富。”

因此,正如M.费斯提先生^①正确指出的一样,狄德罗——通过他自己的著作、通过他的继承者、通过《百科全书》以及其撰稿人的条目——成为新农业经济及其“制度”的指导者和设计者之

① M.费斯提:《粮食作物收获和生产条件》,38—39页。

一。

农业现代化面临的困难来自何处呢？那是来自整个社会结构，封建领主的法权，以及长期保护过并且有时仍保护着佃农反对领主、穷人反对富人的村社。

占有者（农民，农奴，自由租地保有者）和产业主（封建主）的法权是受到村社法权严格限制的，如果我们对这一情况毫无所知，那我们就根本不能理解十八世纪所有制问题的表现形式。马克·布洛克很正确地援引了卢瓦泽尔《法典纲要》^①谈了这个问题。

“根据法兰西普遍法权规定，只有当农作物留在田里时，产业才可得到保护和管理。一旦农作物收割完毕，出于一种人权情况，土地为所有人共有，不分富人和穷人。”^②

在法国大部地区（北部、东北部和中部），可以说耕地是在村社一级范围内划分轮作田并规定轮作。每个耕种者在三块轮作田的每一块上都有一小块土地，这就是所谓的“三田轮作制”，恩格斯^③于1884年曾出色地描述过这种制度。在这种状况下，村社规定全体成员的劳动组织和作物种植，无需任何个人的自由主动性。更有甚者，一旦麦穗割下，只要主要农作物收获完毕，田地又重新属于集体。禁止占有者和产业主收割麦秆；很多地方规定使用小镰刀，禁止使用长柄镰刀，那些齐根割掉的机械工具更是不准使用。麦秆属于集体所有——尽管耕种者因家畜需用褥草以及生产粪肥而缺少它——，供全村村民烧柴，盖屋顶，制造座椅或草垫所用。一当麦穗割去，村民们拥向田里，在收割者脚下拾取落下的麦穗（拾落穗权），随后又拾取麦秆（除茬权）。拾落穗所得，有时和收割者劳

① 卢瓦泽尔（1536—1617），法国法学家，作家，著有法学著作多种，常提及的是其《法典纲要》。

② 参阅马克·布洛克：《法国农村历史的独特性质》，47—48页。

③ 主要参阅《国家，私有财产和家庭的起源》，布拉克译本，167页。

动所得几乎相等,当然还更轻松些。^①

在村社范围内,收割一空的田野听任放牧家畜(通行权,公共草地)。在草地上,只有头生草按理属于“农夫”,也即属于占有土地的富裕农民;因此禁止在田野或草地上圈置栅栏。一般说来,领主本人也服从村社规定,或接受妥协。所以当时集体劳役的影响和威力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②。这种集体劳役是阻碍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然而它在一定程度上却保护了“短工”或“包工”,农工,小农(由于资本的封建集中,他们也在缓慢破产)以及各种穷人。

从这个观点来说,革命的主要成果并不是消灭了封建法权、实物地租、什一税、土地转移税和变卖等,而是宣告自由:耕种者的自由主动性,土地的自由支配,司法上把以前分离而常互相冲突的所有权和占有权结合在一起。村社的反抗没有完全中止;在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面前,贫农和短工采取极为犹豫的态度;因他们原来期望革命把公共土地或流亡封建主的财产分配给他们;另一方面,他们失去了村社的保护,后者由于恢复了罗马财产法(*jus utendi et abutendi*)而被依法废除^③。他们发现新的自由主要对“耕种者”有利,国家财产转到富农、工场主……手中。总之,革命加速了村社束缚财产法权这一现象的逐步消失;它以司法形式承认了自1750年以来理论家和政府部门以技术进步为名反对集体劳役所进行的长期斗争。只有革命才能完成这种改造,王权对此无能为力;因为只有政治革命才能同时从根本上为“自由的”、也即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制消灭双重障碍——封建的和村社的障碍。

① 参阅费斯提:《粮食作物收获和生产条件》,21页。

② 参阅马克·布洛克:《法国农村历史的独特性质》;亨利·塞:《十八世纪法国各社会阶级的经济生活》;费斯提:《粮食作物收获和生产条件》,等等。

③ *jus utendi et abutendi* 拉丁文,意为使用权和非使用权。——译者

我们知道十八世纪有关所有制争论的混乱状况。村社和原始共产主义传统一直根深蒂固，它始于远古；它和族长制生活以及原始自由信仰联系在一起。它意味着对黄金时代的惋惜情绪以及对进步和文明的仇恨。这种村社和共产主义思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大胆的，但同时也许更主要的是“反动的。”它在那个世纪过程中，表现为众多的鲁宾逊式的游记，田园乌托邦，善良“野人”自由和美妙生活的故事。

唯有对“自由的”财产的这种要求才具有进步的、实际的、政治上有充分依据的性质，尽管这种要求是狭隘的、利害攸关的和利己主义的。

这种混乱思想在卢梭的作品中最为明显。它也表现在狄德罗的著作中。《布甘维尔〈旅行记〉补篇》颂扬了原始共产主义式的、自发的、自然的、纯朴的生活的美好和自由。野蛮人是“天真而温和，世上任何事物都不会扰乱他的宁静和安全。任何战争的起源都由于人们希图占有同样的财产。文明人和文明人之间都企图占有他们各据一端的田地，于是这块土地就成了他们争夺的目标……”文明人的性伦理法则是“违反自然的，因为它意味着一个有思想、有感情、自由的人，竟会成为他的同类人的财产……男人的专制把对女人的占有转变成财产……”等等。

然而，当狄德罗不再陷于乌托邦和肉欲梦幻中时，当他严肃谈论时，他写道：“正是财产产生出公民来。”^①在1767年为了一个明确的目的而执笔写给萨丁纳先生的《论出版业的信》中，狄德罗这样表白道：“我首先要和您说的不单单是一个集团的利益，是呀，对我这个最热烈拥护最广义自由的人来说……对我这个始终深信行会是不公正并有害的人来说，对我这个认为把它们完全彻底消灭

① 参阅《百科全书》条目“代表”(Représentants)。

是向明智政府迈进一步的人来说,多一个集团或少一个集团,于我又有何妨呢?……”他捍卫个人财产和作家对其作品之绝对权利,他把“人的实体本身,他的灵魂,”他的精神作品和“田野,草地,树和葡萄园”^①相提并论。矛盾吗?当然是的。狄德罗思想内在的矛盾也就是他时代的矛盾,那个时代在其历史和未来之间摇摆不定,在悔恨,憧憬,希望和预感中左右为难。在这种不可思议的骚动中,自由和奴役,集体和个性,财产和人道精神交织着,冲突着;这不仅存在于语言和概念中,也存在于事物和行动中,存在于制度中。这种极大的混乱,后来由革命以断然的方式加以解决了。

近代共产主义将从古老共产主义中脱颖而出,新时代黎明的曙光将冲破混沌的黑夜,而巴贝夫则代表了这种变化的时刻和确切阶段。在狄德罗发表最初著作仅一百年后,无产阶级,它的哲学,它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将为这全部问题提供决定性的启示。

二、十八世纪工业的发展及其后果

十八世纪新兴资本主义主要是商业资本主义。正值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人物正是从商业贸易中获取他们的财富、他们的威望和他们的权势的。他们的巨大财富正是建立在大量对外贸易,以及和遥远国度、殖民地、东方、“海岛”所进行的贸易上。“1720年,法国出口达1.06亿法郎,1735年为1.24亿法郎,1748年则为1.92亿法郎。它在十八世纪下半期不断增长,在1755年达2.57亿,到了1776年达到3.09亿”。^②

① 《论出版业的信》,格拉塞版,38页,82页等。

② 吕波尔:《狄德罗》,V.费尔德曼译自俄文,巴黎,1936年版,第29页。读者可在各种著作中,尤其在吕波尔的书读到十八世纪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和工业发展方面的补充细节。本文只有一章详述农业变化,因而这一点常被忽略。

狄德罗多次影射了这些冒险家，他们不顾一切危险，乘船远航，涉洋渡海进行不正当交易，回国时满载金银财宝，或者一去不返。美女雷梅尔不幸的情人塔尼耶就属此种情况，“他不愿在贫穷中挣扎，或不如说不愿让一个美丽的女人一直过清苦生活，而富豪们追求她，他们怂恿她把那个穷光蛋赶走……”于是他决心“去远方碰碰运气。”他获准登上一艘国王战舰；他向雷梅尔辞行，“你到哪里去？……”“去海岛。”八到十年后，他归来了，带回的财富虽不巨大，但却是以正当手段较快地挣来的。可雷梅尔并不满足。“当时，正好莫内泊先生有意要在北方创办一所商行，为成功实施此计划，必需谋求一位能干而精明的代理人，他看中了塔尼耶……”美丽、可卑而残酷的雷梅尔又叫他的情人去冒险，他因而死去了。^①

那时，国内或国外贸易中，工业产品的交换与日俱增；技术发明预示并酝酿着大型工业的到来（居纽的蒸汽四轮车〔1769〕——儒佛瓦蒸气船〔1776〕等等）。一个已越过手工业和工场阶段的重工业建立起来：勒克勒佐，安德雷^②的工业即建于十八世纪。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社会关系逐渐取代了以前的生产关系，前者虽受到后者的阻碍和遏制并与之发生冲突，但还是慢慢地侵蚀了它。一个巨大而无声的“历史的地下工作”（吕波尔）在深处破坏着现存的社会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日常生活也在变化，而思想也随着日常生活也在变化。“实践”，即社会实践也在变化^③。正如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为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而写的一段所说的一样，这种理论运动是由“当时法国生活的实践性质”^④促成的。

① 《这不是故事》，中译文见《世界文学》1963年10月号。

② 此两处从十八世纪起均建立了煤、铁、造船等工业。——译者

③ 关于手工工场时期，主要参阅马克思：《资本论》卷I，14页。关于引进机床和行业的改造，《资本论》卷I，1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161页。